

巴西移民在美国

黄 怡

摘要: 20世纪 80年代,伴随着巴西“经济奇迹”成为昨日黄花,基尼系数跃过红色警戒线,巴西全国人口中约百分之一踏上了移民外国的旅途,其中又以移居美国者占绝大多数。本文以美国波士顿附近 80年代巴西移民集中居住区弗莱明翰镇为个案,追踪巴西人移民美国的原因、途径与心路历程。研究者认为,巴西移民是勤劳智慧的,因而在短短一二十年内,就已在聚居地建立了成型的社区,并在经济上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为所在地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关键词: 巴西移民; 社会网络; 群体身份

中图分类号: C9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 1569(2005) 04- 0095- 06

20世纪 80年代中后期,巴西掀起了一股空前的移民外国的高潮,数以百万计的巴西人离乡背井,移居它国,移民总数高达巴西本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一。这些移民主要流向美国、日本、葡萄牙、意大利和巴拉圭,其中以移民美国的人数最多。上世纪 90年代后期,巴西学者特丽莎·塞尔斯(Teresa Sales)以巴西移民的主要聚居地之一、位于美国波士顿附近的弗莱明翰镇为主要调查点,对巴西移民群体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追踪调查,于 2003年出版了《离乡背井的巴西人》一书及一系列相关论文。塞尔斯的研究详细描绘了早期巴西移民生活的艰辛,诉说了他们经历的孤独、困苦,以及在异乡饱受歧视,但塞尔斯同时亦指出,巴西移民在迁移中努力奋斗立业,从而为波士顿地区的经济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本文介绍塞尔斯的研究,探讨 80年代巴西移民的政治经济原因,追溯其移民的经历与途径,并着重剖析美国巴西移民在身份认同问题上面对的困惑、迷茫与抗争。

从移民接纳国向移民输出国的转化

巴西在历史上曾经是一个重要的移民接纳国。1530年葡萄牙远征巴西,对当地原居民印第安人进行残酷的征服、屠杀和奴役,进而开始了向巴西大规模移民的历史。从 1530年到 1855年,总计有 400万黑人被当作奴隶贩运到巴西,他们用血汗与生命开发了巴西一片片原始莽原,“黑奴经济”缔造了巴西社会的雏形。进入 19世纪后期,风起云涌的废奴运动动摇了巴西奴隶制的根基。1888年,罪恶的奴隶制被彻底废除。此后,因为劳动力匮乏,巴西继续靠接纳大批自由移民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从 1887年到 1900年,仅巴西的圣保罗州就接纳了 100

作者简介:黄怡,厦门大学外文学院外国文学硕士。

万外国移民,他们大多来自欧洲大陆和非洲,进入20世纪后,也有部分亚洲移民来到巴西。外来移民不仅是巴西建国与发展的重要人力资源,而且,随着源自新旧大陆的印第安、西方及黑人三种文化“在同一地域相遇,通过生产活动和其他社会活动,在冲突中相互融合而形成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审美观念——巴西文化”(张宝宇,2000)。巴西文化以其五彩多元、热烈奔放的风格而闻名于世。

然而,引人注目的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长期以来一直接纳大量外来移民的巴西,在移民流向上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巴西社会上骤然掀起一股朝向国外的移民高潮,仅在1985至1987年间,就有125万巴西人移居异国他乡,移民总数高达巴西本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一。这些移民主要流向美国、日本、葡萄牙、意大利和巴拉圭,其中以移民美国的人数最多。审视移民发生的时代背景,人们可以看到:虽然当时有一些远在亚洲的日本制造商以优厚的工资待遇,为日裔巴西人(注意:仅仅是日裔)提供工作机会,同时也有部分巴西农场主和农业工人因近邻巴拉圭政府的农业发展政策所吸引,移民巴拉圭。但是,巴西移民的主要目的地美国却从来没有实施过任何直接吸引巴西移民的政策。那么,巴西移民流向从移入向移出急剧逆转的内在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移民流向逆转的原因与巴西自身的社会经济的剧变密切相关。1930年,巴西建立第二共和国,从此在政治上开始了从专制向民主转化的历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巴西历届政府一直推行高增长战略,尤其是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期,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军人政府首脑一方面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对反对派实施铁腕打击,但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则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完全地委托给“专家”,有美国学者认为,这一时期的巴西政府实际上是“在军方监护下的专家政府”,因此,其所采取的各种相当成功的现代经济手段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巴西经济奇迹”(罗博克,1980)。60年代末70年代初,巴西经济狂飙突进,从70年代末开始,巴西的经济开始迅猛滑坡,1986年初巴西政府开始实施的克鲁萨多计划的确成功地抑制了通货膨胀,提高了工资收入,但长期财政赤字导致巴西偿还能力与日益沉重的外债之间关系失衡,而该计划并没有纠正这个问题。一年之后,克鲁萨多计划失败。同年年底实施的克鲁萨多二号计划企图通过财政干预来调节公共开支,但事与愿违,二号计划使过去一年的努力付之一炬,通货膨胀继续上涨。1988年,通货膨胀率达到惊人的685%,1989年达到1320%,突破了通货膨胀的历史记录。而且,早在巴西经济高速发展的“奇迹”时期,巴西社会的两极分化就已急剧扩大,1989年的数据显示,巴西的基尼系数高达0.634超过了国际公认的“危险状态”。^④经济泡沫破灭,贫富严重分化,是巴西人朝向外国移民骤然高涨的重要原因。

其次,塞尔斯的研究认为,除了经济原因之外,巴西动荡的政治是移民大批向外流动的又一个重要原因。1979年至1989年被认为是巴西社会“迷失的十年”,这十年并不仅仅是在经济奇迹之后出现萧条的十年,也是社会政治出现急剧动荡变化,巴西人在动荡中对未来满怀期望、却一再失望的十年。1985年,巴西终于结束了长达近12年的军人政权,进入了“新共和国”时期。人们欣喜地认为:民主终于又回到了巴西的社会生活中。于是,一时间,各种政治党派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社会运动如火如荼,人们走上街头,要求得到更多的民主权利,包括直接选举总统的权利。然而,新的民主政治并没有给巴西人带来什么实惠,反之,相互争斗的党派,此起彼落的纷争造成的社会动荡令巴西人饱尝不安和失望。不仅生活在底层的巴西人感到绝望,一些属于社会中层的巴西人也感到在动荡的巴西社会中没有自己的发展机会。于是,当他们看到近邻的美国给移民提供了似乎美好的发展机会时,就纷纷走上了移民之路。塞尔斯对生活在美国的巴西移民作了大量访谈,其中的中心问题之一是当年移民美国的主要原因

是什么。根据塞尔斯的记录分析:巴西移民期望通过移民去追寻巴西所不能给予的个人的发展机遇。

除了巴西自身发展中出现的政治、经济双重因素将巴西人“推”上移民之路而外,巴西新老移民之间自发形成的移民网络,则为巴西移民推波助澜。查尔斯·提利(Charles Tilly)认为,有效的移民组织不是由孤立的个体组成的,而是由熟人、朋友和同事关系维系起来的结构。移民来源国的政治经济危机带来的失业、低收入、职业不稳定以及住房的匮乏都不足以造成移民,但是一旦社会网络发挥了作用,移民行为受到的阻力会小很多。这些网络为移民提供其所向往的目的国之国家和城市的相关信息,也可以帮助移民寻找工作,以便定居下来(1990-125)。巴西人移民美国的历史,也显示出社会网络的重要作用。根据塞尔斯的调查,最早(20世纪40年代中期)移民美国的巴西人大多来自戈瓦纳多·瓦拉戴尔斯(Governador Valadares)。他们抵达美国后,主要聚居于波士顿地区。在当地形成了一个巴西移民集中的“小巴西”。早期巴西移民选择波士顿聚居有其独特的历史原因。虽然大规模的巴西移民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但是从戈瓦纳多·瓦拉戴尔斯向美国的移民却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战争期间,巴西成为云母最大的出口国。云母是一种重要的绝缘材料,巴西最大的云母出产和加工地位于戈瓦纳多·瓦拉戴尔斯地区,战后云母的生产逐渐萧条,但在战争期间由于美国大量进口云母与该地区建立的联系却保持了下来。不少美国人在战争期间来到这一地区,积极地参与了当地的社会生活。他们与当地巴西人频繁接触建立的社会的和私人的关系为早期的巴西移民提供了可能。后者又纷纷依靠先行者的帮助来到了美国,从而建立了庞大的移民网络。

塞尔斯在波士顿地区对49个巴西移民做了深入访谈。在这49人中,有80%的人明确说明他们当初迁移美国时得益于亲朋好友的帮助,显示了个人社会网络的影响。具体而言,其中48%的人通过朋友和熟人的帮助移民美国,37%通过亲戚,4%通过教会,只有18%的被访者表示他们移民时完全是一个独立的过程,没有得到过什么其他人的帮助。同时,塞尔斯还对移出地戈瓦纳多·瓦拉戴尔斯市的504名归国者或移民的亲戚做了调查。调查结果表明:超过75%的被访者提及在迁移过程中得到了由亲朋好友构成的社会网络的帮助,其中56%的人得到了亲戚的帮助,18%的人通过朋友和熟人成功移民。移民现象实际上很难仅仅通过抽象的数据进行描绘,每个移民的背景,原因各不相同,因而其经历也都是独特的。但是,就宏观而言,所有移民经历的一个共同点显然是:身为一个既没有美国所要求之特别技能,又没有可以投资美国之可观资产的普通的巴西人,倘若没有社会网络的支持,其移民美国的历程必然更为艰辛。

波士顿地区的巴西移民

大波士顿地区,包括波士顿市,市郊和城市南部和西部的地区,仅次于纽约,成为巴西移民在美国的第二大聚居地,而巴西移民也已构成这些社区不容忽视的社会群体。波士顿西面马波罗镇的移民占当地人口的四分之一。塞尔斯选择波士顿地区的弗莱明翰镇进行她对巴西移民的调查。弗莱明翰镇距波士顿19英里,是巴西移民相对集中的一个地区。塞尔斯首先对当地的巴西移民进行数量统计,她发现,相关统计数据相去甚远。例如,根据1990年美国的人口普查,弗莱明翰镇总人口约6.5万人,其中巴西移民830人,占总人口的1.3%,占该镇外籍人口的11%。然而,根据1993年波士顿主教区的估计,是年居住在波士顿地区的巴西移民约达15万人。在巴西各大城镇都源源收到来自波士顿地区的巴西移民的汇款,根据这些汇款统计

的结果表明,同期在弗莱明翰镇的巴西移民也已上升到大约 6000人,占该镇总人口的 9%,外籍人口的 80%。塞尔斯通过深入研究,否定了以上两个数据,另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塞尔斯认为,美国 199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并不准确。因为,“由于很多东欧移民不愿意交人口普查表,因此这些数据(指 199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并不确切。由于同样的原因,大约有 2000- 4000个非法进入美国的巴西人没有被统计在内。”塞尔斯本人也于 1995- 1996年冬天对弗莱明翰巴西移民的数量进行了统计。当时,由于风暴的袭击,政府下令关闭学校和机关,人们只好呆在家里。通过弗莱明翰镇的电话簿,塞尔斯拨通了那些明显是巴西人姓氏的家庭电话,从而得到了巴西移民的大致人数。然而,她自己也意识到,仅仅根据姓氏进行统计的方法,很可能将那些嫁给美国人或其他外籍男性而随夫姓的巴西妇女排除在外,同时也无法将那些移民美国后放弃巴西姓的移民统计在内。随后,塞尔斯把她得到的数据带回了巴西,经过她的研究小组的分析和重估,得到的结果是,大约有 2400个巴西人生活在弗莱明翰镇,占该镇总人口的 4%,外籍人口的 32%。这个数据比 1990年人口普查得到的 830人高很多,比波士顿主教区估计的 6000人少很多,但是与当地报纸给出的 2000- 4000人的数字相吻合。巴西移民占当地 4%的人口比例,使塞尔斯的田野调查点具有移民人口学的基础。

移民是移入国的负担,还是移入国的财富?塞尔斯通过描述巴西移民在弗莱明翰的从业及生活状况,为人们展示了移民对于移入社会的特殊贡献。塞尔斯通过分析被访谈的巴西移民的迁徙原因,认为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移民们期望去追寻巴西所不能给予他们的个人发展机遇。为此,他们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虽然美国的就业机会很多,但提供给移民的却十分有限。大多数在美国的巴西移民从事的都是非技术性职业,与他们在巴西国内从事的职业相比,层次都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对这些巴西人来说,移民美国其实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但是,经济状况的改善吸引着巴西人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生活在大都市的巴西移民们起初从事的都是比较底层的工作,他们打扫房屋、办公室和酒店,开出租车和汽车,帮人照看小孩也帮人遛狗,他们还在酒吧里跳舞,在路边卖报纸和书籍,替人擦鞋,他们在餐馆当服务生,洗碗,送比萨饼,但相对于在巴西的收入,经济状况有了可观的改善。实现向上流动的迫切追求,促使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寻找各种机会。

相比之下,弗莱明翰镇特殊的地理位置和颇具规模的“小巴西”使巴西移民在就业方面有了更多的自主权。生活在弗莱明翰的巴西移民从事的职业范围相对广泛,他们开办商店,出售各种巴西商品,他们还从事旅游业,保险业和美元转兑,从而汇聚成为推动该镇经济复苏的特殊动力。很多社会学学者都关注到了“少数民族企业”对振兴美国城镇所起的作用。移民开办的小工厂和企业为新移民适应美国社会,谋求更大发展开辟了道路(Halter 1995)。另一方面,一些分析也表明,美国的小企业比大公司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这些小型企业大多为少数裔所创办。弗莱明翰巴西移民对此提供了又一有力的实证。

有人认为,相对于 20世纪初的欧洲移民来说,20世纪下半叶美国接纳的移民贫穷而且技术水平低。霍特对波士顿地区少数裔商店企业做的调查有力地驳斥了这一观点。尽管新移民的教育水平差别很大,但他们技术水平比早期移民要高。这两个不同时期的移民最主要的差别就在于后期的移民更快地适应了新的环境,并且较快地实现了自我发展。在塞尔斯对波士顿立法委员会的成员约翰·史蒂芬尼尼采访时,后者着重谈到了巴西移民开办的企业对弗莱明翰镇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他说巴西人到弗莱明翰镇只有 10年,却已开办起一批自己的企业,巴西移民对弗莱明翰镇的投资超出了任何其他少数裔群体的投资,可见那种认为巴西移民增加了美国社会负担的论调是没有依据的。

巴西移民的身份认同

如前所述,由于长期的移民经历,巴西是一个由多元种族构成的国家,而且混血者所占比例相当高。有人据此提出:人种的多样性阻碍了巴西统一的国民性格的形成。不仅仅学术界关注这一问题,媒体也对此表现了极大兴趣。1995年,巴西国内一家大报对5081人进行了调查,了解他们对种族问题的看法。其中,69%的白人、67%的黑人和黑白混血人以及64%的“其他人群”认为,上帝之所以创造不同的种族正是因为他不希望种族混杂。当被问及种族混杂是不是给巴西人的性格带来了积极的因素时,74%的黑白混血人,72%的白人和黑人以及71%的“其他人群”给予了肯定的回答。同时期另一家科研机构对巴西1962人所做抽样调查则得出了如下结果:勤劳已经取代了懒惰和狡诈而成为巴西民族性的主要特征。现在的巴西人认为,在工作上自己比德国人、日本人和美国人都更努力。

来自巴西中产阶级的移民往返于巴西和美国之间,与别的少数民族交往,并且逐渐融入美国文化。他们如何看待巴西以及他们自己?同时又如何构建巴西的形象以及他们的自我形象?如前所述,巴西人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开始大规模向外移民的,因此目前活跃在美国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巴西人大多是第一代移民。显而易见的是,身为第一代移民,他们在对美国的生活充满期望的同时,依然与他们的祖国巴西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是第一代移民,波士顿地区的巴西人仍然说母语,穿自己的民族服装,甚至保持着巴西人的发型。80年代时,在美国的巴西移民很难看到巴西的报纸和杂志,也很难买到巴西饭菜的作料。然而,进入90年代后期,在波士顿地区很容易就能买到巴西出版的主要报纸,而且,也有越来越多的巴西商品运到了美国。在塞尔斯的访问中,被访的巴西移民甚至认为,如今生活在弗莱明翰镇就像生活在巴西一样,很多移民说他们不再想念巴西了,因为“巴西”就存在于他们如今的日常生活当中。产生这种感觉的原因很简单:一方面,通过巴西移民在内的少数裔群体锲而不舍的努力,美国社会为少数裔群体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巴西人自己的社会网络也不断拓展、强化。正如在很多美国的大城市都有“中国城”一样,在美国一些城市中也出现了具有异国风情的“小巴西”。巴西人虽身处美国,但是他们每天接触的主要是巴西人,在异国土地上营造出来的一个“熟悉的小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使移民们减弱了对异文化的不适应,故而更容易接受在美国长期生活下去的现实。还值得一提的是,80年代最早移居美国的巴西移民,多数人当初的基本目标是赚一笔钱就回巴西,并没有在美国长期生活的打算。然而,事实上,十多年后,当一些巴西移民带着积蓄返回家乡时,却发现自己竟然“不适应”原居地的社会环境,甚至倍受失望与不安之困扰,结果一些人选择了再度移民美国。由于这些再移民的影响,再加上一些由巴西移民在美国为同胞们办的报纸,都有意无意地强化目前的巴西仍然“危机四伏”的形象,有意无意地强化“移民”选择的正确性,证明移民所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如此种种,都促使越来越多巴西移民倾向于在美国长期居留,甚至永久定居。

巴西移民作为少数裔群体,其身份的建立与他们的自我认同感是密不可分的。美国社会对巴西的不了解的对种族的划分使新的巴西移民处于两难的境地。在大多数就业表格上,申请工作的人都要求填写人种和种族。最典型的一栏是:墨西哥,中美或南美洲说西班牙语的人。尽管巴西人来自南美,但是他们不能在这一栏里打勾,因为他们说的是葡萄牙语。他们是南美裔,也是拉丁美洲裔,但不属于西班牙裔,也不说西班牙语。如同许多别的少数民族裔群体一样,巴西人对美国社会的种族划分很不满意,这反而强化了他们对自己身份的认同。塞尔斯的调查显示:波士顿地区的巴西人的自我认同感是逐渐形成的。根据90年代之前的调查,

那时的巴西移民所表露的主要集中于对移民后的困惑与失落,然而,进入90年代中期后,巴西移民却注重于强调自己“工作努力”、“充满情谊”而且“善于交际”。正是这些特征使巴西人在劳动力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一位被采访的巴西妇女自豪地强调说:“美国最好的清洁女工是我们巴西人。”还值得注意的是,也就是在90年代后期不太长的几年间,美国“小巴西”社区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90年代初期,教会几乎是巴西移民唯一的“组织机构”,他们定期在这里聚会,交换信息,互解思乡之情,有时也发起互助性的慈善活动。教会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对“美国小巴西”的形成发挥了核心作用。然而,进入90年代后期,非教会性质的巴西移民社团组织相继组建。根据1994-1996年间的调查,美国麻省的巴西移民组织已达10个之多,其中有7个是在90年代后期建立的。1994年巴西足球队在美国赢得了世界杯冠军,巴西民族情绪顿时高涨,巴西移民纷纷组织各种庆祝活动,巴西移民在美国社会的影响力上升,巴西政府注意到这一变化,于同年在波士顿建立了巴西领事馆,主管巴西移民事务。当然,在移民事务中,巴西移民的非政府组织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和任何组织机构一样,尽管这些非政府移民组织内部也有矛盾和冲突,但它们的存在说明了巴西移民的确在更好地自我组织。新的移民避免了早期移民所犯的错误,更快地适应了美国的生活,在就业、转换合法身份方面都得到了移民组织有益的帮助。

塞尔斯的研究表明,自20世纪80年代以降,在短短一二十年内,巴西移民就能够有效的组织自己,在经济上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为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随着巴西移民在美国的人数及经济实力不断加强,越来越多的巴西人活跃于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他们所生活地区做出他们的特殊贡献。巴西的美国移民在保留自己的文化传统与风俗习惯的同时,还十分注重塑造自己作为美国社会中的少数族裔的正面向上的形象,他们中的领袖人物们正致力于带领自己的同胞去争取美国宪法所倡导的与生俱来的自由和平等的权利。巴西移民的群体认同,将在这一过程中日臻完善。

注释:

¹ 关于这方面的情况请参阅本专题中段亚男的文章:《何处为家:巴西的“日侨日裔”与日本的“巴西日裔”》。

^④ 国际上一般采用基尼系数来衡量收入的贫富差距。0表示绝对平均,1表示绝对不平均,0.3以下为“最佳平均状态”,0.3-0.4之间为正常状态,0.4为“警戒线”,0.6以上则为“危险状态”。

参考文献:

郭元增:《巴西500年回眸与展望》,《拉丁美洲研究》2000年第3期。

刘金源:《巴西社会两极分化问题及其成因探析》,《拉丁美洲研究》2000年第4期。

张宝宇:《巴西500年历史嬗变》,《拉丁美洲研究》2000年第3期。

罗博克(S. H. Robock)著,唐振彬等译,《巴西经济发展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

Halter M. ed *New Migrants in the Marketplace: Boston's Ethnic Entrepreneurs*.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95.

Piore Michael *Birds of Passage: Migrant Labor and Industrial Societies*.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ortes Alejandro *Economic sociology and the Sociology of Immigration: A Conceptual Overview*. The Economic Sociology of Immigration: Essays on Networks, Ethnicity, and Entrepreneurship. Ed. A. Porte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95.

Sales Teresa *Brazilians Away From Home*. The Center for Migration Studies of New York, Inc. 2003. Sassen Saskia *The Mobility of Labor and Capital*.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Tilly Charles *Transplanted Networks: Immigration Reconsidered: History, Sociology and Politics*. Ed. V. Yans-McLaughli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